

国内首度描述国共两党争夺人才的畅销力作

特殊年代

阴谋之下，人人皆有疑点
险境之中，同为信仰而战

谭力◆原著
朱琳◆改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特殊年代

谭力◆原著
朱琳◆改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殊争夺/谭力原著;朱琳改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228-857-7

I. 特… II. ①谭…②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7900 号

特殊争夺

原 著: 谭 力

改 编: 朱 琳

责任编辑: 陈黎明

装帧设计: 博雅坊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www.nwp.cn

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857-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1. 越狱	1
2. 舞会	9
3. 抓捕	18
4. 获救	27
5. 秘密接头	35
6. 重逢	44
7. 寻找叶子	53
8. 夜间行动	62
9. 同学团聚	71
10. 再见晚秋	81
11. 假扮道士	90
12. 晚秋的秘密	99
13. 谁是同志?	107
14. 地道逃生	116
15. 柴家庄	126
16. 苏冠贤的嫌疑	135
17. 失散的队伍	145
18. 两面讨好	154

19. 黑夜里的身影	164
20. 牺牲	173
21. 云水园别墅	183
22. 推理	192
23. 许慕愚失踪	201
24. 兄弟之争	211
25. 汉奸	221
26. 纸船	230
27. 日本孩子	239
28. 再入虎穴	248
29. 跳蛙	258
30. 去延安	269

1. 越狱

没有阳光，天气雾蒙蒙的，成片的乌云堆积在青岛城外的胶州湾上空，天空像灌了铅似的逼近海面，让人有一种仿佛立即就要坍塌的错觉。几艘日本炮艇在海面上巡弋，借着风势，艇上的太阳旗狂妄地张牙舞爪。突然一阵轰鸣，几架日本零式战斗机叫嚣着掠过天空，厚重的乌云迅即被撕裂，一副伤痕累累的样子。

岸上，孤零零地横着一座旧厂房，静悄悄的，像一座坟墓。

远离日本炮艇的地方停泊着一艘不起眼的渔船，几双眼睛隐藏在那后面，为首者是个中年男子，长相儒雅，身上的英式猎装又为他平添了几分威武之气。此人乃是军统青岛站站长陆焕章。有情报显示，那座看似不起眼的旧厂房实则是日本人制造假币的秘密工厂，伪造的民国政府法币和延安边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出，以干扰破坏国统区和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作为军统青岛站站长，陆焕章及其属下的任务就是破坏这座工厂，夺回民国政府的法币雕版，摧毁日本人的阴谋。

此刻，陆焕章正紧握着望远镜观察岸上的旧厂房，目光专注。其他人也都屏息凝神，表情严肃。

远处隐约传来一阵嘈杂声，一辆黑色小汽车进入了陆焕章的视野。汽车顺着坑洼不平的路面向旧厂房驶去，在正门前停住。旧厂房门口闪出一个持枪的日本兵，向小汽车跑来，而另一个日本兵隐在暗堡后，瞄准了小汽车。

陆焕章的眼光紧紧追随着小汽车的一举一动。

一个模样俊朗的青年男子从车里走出来，他目光坚毅，眉宇之间有一股浑然天成的傲气。男子拿出一本派司一晃，不等士兵看仔细又立刻收了回去。

“不知道见到长官怎么敬礼吗？”青年男子剑眉紧锁，冲着士兵发号施令，“听口令，立正——”

士兵下意识地立正。青年男子阔步走进旧厂房。

这一幕景象被隐藏在渔船里的陆焕章尽收眼底，他的脸色惊讶中透着沉重，喃喃自语道：“岳振声？”他紧紧盯着望远镜，眉头紧蹙。

岳振声进入厂房后，由一个日本职员引领着来到位于地下的总经理室，面见工厂总经理渡边。而他此刻的身份则是青山公馆派来进行安全检查的日

本军官小尾少佐。

在渡边起身迎接他的空当儿，岳振声瞥了一眼总经理办公桌，桌子上有一个麦克风和三个开关。开关上分别写着：警报、即时、延时。

“小尾先生，我们在车间四角和中部都埋有炸药。”渡边说，他见到岳振声盯着办公桌上的装置，就指着标有“即时”和“延时”的两个开关进一步补充，“一个是即时起爆，一个是延时十分钟起爆，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最大限度撤走重要材料和我们的工程师。您可以检查，但这里并没有安全漏洞。”渡边显得自信满满。

岳振声表面上一副满意的神情，心里却在暗自感叹：日本人果然狡猾，不过，我岳振声是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的！他命令渡边把雕版拿来，例行检查。渡边虽感疑惑，但还是拨通了电话叫人把雕版送过来。

岳振声起身拿着雕版仔细审视，若有所思地用汉语说：“嗯，延安的10元边币……重庆政府的50元和百元法币……”

渡边突然感到不对：“你不是小尾少佐！”说着，赶紧拉开抽屉摸索手枪。

未及渡边举枪，岳振声便一掌砍向渡边的后颈。渡边应声倒地，脸上还挂着气急败坏的表情。岳振声狡黠一笑：“我当然不是。”他立即把延安10元边币和重庆两种法币的雕版包裹起来，放入公文包，然后掀动了仪表板上那个“延时”的开关，走出总经理室，随手拉上房门，乘坐升降铁笼回到地面。

岳振声走出工厂大门，直奔汽车而去。就在他关上车门准备发动车子的同时，旧厂房内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工厂门口站岗的两个日本兵立即举枪，朝着岳振声的小轿车一阵猛射。岳振声猛踩油门，小轿车绝尘而去，把日本兵和工厂远远抛在了身后。

海面的渔船上，陆焕章们始终密切关注着旧厂房里的动向。突然一声巨响，旧厂房方向火光映天。陆焕章刷地站起，挥舞着手枪对身后的部下命令道：“快！快进去看看，究竟是不是日本人制造假币的地下工厂！”

警报声突然拉响在青岛上空。声音来自青岛日本特务机构“青山公馆”的下属汉奸机构——青岛特侦处。十来辆小轿车和中卡从这座有着硕大铁门的院落里相继冲出，疾驶着穿梭在青岛城的大街小巷，那劲头，像一群疯狂寻找猎物的饿兽。

就在警笛大作之时，岳振声正悠闲地坐在一栋高级职员住宅的沙发里吸饮着热咖啡，留声机里传出高亢激昂的京剧唱腔。这是一间面积不大但布置考究的单身男子居室，干净整洁，虽然称不上豪华，但时下流行的物件摆设

一应俱全，可以看出主人的品味非同一般。

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岳振声警觉地放下咖啡摸出枪走向门口，脚步声停止，一张报纸从门缝塞进来。岳振声打开门，外面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他迅速拾起报纸，把门反锁。

这是1945年7月3号的《青岛大新民报》副刊“新潮”。岳振声把报纸摊在书桌上，一篇叫做《记游蓬莱》的散文赫然在目。他拿出一张褐色的牛皮纸打开覆盖到报纸上，牛皮纸上有几排不规则的小方格，小方格中透出的字并不连贯，构不成任何意思。他又换上另一张镂有小空格的牛皮纸，这一下文字连贯了：祝贺炸毁狼窝，严密保存雕版，等待新的指示。

尖利的警报声从窗外传来，一声近似一声。岳振声握住手枪快步移至窗后，撩开窗帘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向外观望。

特侦处的车队驶近岳振声所住的高级职员公寓，却并未减速，顺着公寓楼下一掠而过，驶向远处。倚在窗后的岳振声松了一口气，脸上挂着讥讽的笑，看着车队呼啸着渐渐远去。

行至东亚学院门口，车队停了下来，特侦处主任裘靖云带领着四科科长傅谦并一帮便衣特务，大步闯入学校。

东亚学院的一间教室里，马国勋和许慕愚、张守益、宁恒业、石兰等一伙男女学生趁着午后休息时间在教室里悄悄聚会。马国勋是共产党预备党员、共产党外围组织四海社的社长，不折不扣的红色青年。现在，他正在动员同学们一起去延安，略显稚嫩的脸庞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

“我就不明白，请你去延安施展抱负，有什么不好？”马国勋对许慕愚说。

张守益温和地帮腔：“马国勋说得对，有什么不好呢？”他的下颌上有一颗黑痣。

“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只是从来没想过。”许慕愚说。他带着一副老式近视眼镜，脸上也有一颗痣，长在右脸颊。“石兰的母亲眼看病得不行了，就是想看着我和石兰完婚……”他看了看站在身边的石兰，石兰冲着马国勋点了点头。

“其实，在爱国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但保家卫国的方式有很多种，振兴中华的路也不止一条……”宁恒业对许慕愚表示出理解，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文弱男生。

砰砰！窗玻璃忽然被人从外面打破，无数枪管伸了进来，四面响起恐怖的大喝：“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

学生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愣住。

教室门被踢开，裘主任带领着众多身穿黑色西装的特务冲进屋内，三只狼狗绕着学生们狂吠不止。女生吓得尖叫起来，马国勋下意识地挡在同学们面前，宁恒业瑟瑟发抖，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眼镜眼看着就要掉下来。

裘主任杀气腾腾地扫视教室：“很好！一个都不少。统统带走！”特务们快速用黑色袋子罩住学生们的头，押送着上了囚车。车队启动，浩浩荡荡向特侦处监狱驶去。

一堵高大厚实的围墙把监狱里外隔绝成两个世界。哗的一声，牢门打开，马国勋等一千男生被投入男监。监狱里已经关了两个年轻人，都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一个叫胥治中，英国谢菲尔德矿业冶金学院的留学生；另一个是从上海被抓来青岛的，名叫苏冠贤，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莫名其妙，我们又没犯什么事，凭什么把我们抓来这里！”马国勋忿忿地说。

其他青年们面面相觑，也都是一头雾水，牢房里一片愁云惨淡。

又是哗的一声，又一个人被推进监舍，倒在地铺上。大伙儿立即把目光投向新来的人，他皮肤黝黑，肌肉结实，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你是谁？”马国勋凑近了问。

新来的人慢慢翻过身，坐起来，口气强硬地说：“你先说，你们是谁？”

“我叫马国勋，这是张守益，许慕愚，宁恒业……我们是青岛东亚学院的学生。”马国勋逐一介绍，然后指着胥治中和苏冠贤，“他们也是学生，刚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

“青岛！这才几天，那群特务把我运青岛来了？”新来的人大吃一惊。原来他叫朱奎，是从南京被抓来的。

这下子，青年们更加迷惑了，不知道这群汉奸把他们抓过来意图为何。朱奎啐了一口，恨恨骂着：“本来我还想着在南京找机会干掉几个汉奸大头目，没想到反倒被汉奸抓到了青岛，真他妈不走运！”

苏冠贤没有参与大家的谈话，他独自一人蹲在囚室的角落里，闭着眼睛默念：“叶子，你在哪里……”脸上挂着痛苦和担心的表情。叶子是她的未婚妻，跟他一起从上海被抓来，现在关在女监。

特侦处裘主任的办公室里，傅谦正捧着一摞资料向裘主任汇报刚抓来的这群学生的情况。裘主任拿起一只哈瓦那雪茄，用精致的雪茄剪剪开一端，叼进嘴里。傅谦早就手持打火机在恭候，此刻立即摁燃凑上去。裘主任深吸一口，说：“这群学生个个学有专长，正是日本人急需的高级劳工，因此青山

公馆发来训示，必须让他们答应跟日本人合作。他们都答应具结悔过了吗？”

“目前还没有。不过——”

裘主任脸色阴沉：“没有什么不过。虽然目前时局对我们不利，可并不等于我们特侦处也打烊了。听着，再给他们几天时间，如果福日号到港了他们还是榆木脑袋不开窍，那就杀掉！”

外面有人敲门，裘主任叫了声：“进来。”

一个年轻女郎走进来，一身女式职业西装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姣好的身材，庄重之余不失妩媚，她是特侦处职员夏竹敏。

“裘主任，青山公馆的森木太君来了，他要亲自看看那些学生。”夏竹敏说。

“把那群学生带到审讯室！”裘主任命令道，“哼哼，他们最好乖乖签字具结……不然，是只老虎都得把它打成病猫！”

“哗啦”一声响，监狱门打开，马国勋等一行学生被押送至审讯室。

特侦处的特务们绝对不会想到，高墙之外，还有人正在密切关注着这些学生的命运。在远离市区的一个小渔村里，共产党青岛地下党K组正在秘密开会研究营救学生的计划。会议在队长梁光家里进行，这里是K组的固定集合地点。从外表来看，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间农家住宅，院子里养着鸡鸭，梁光12岁的儿子小梁子在门外玩耍。屋子里，一盏灯泡吊在房顶上，灯光昏暗。梁光 and 五六名K组地下党员围坐在一个方桌旁，小声议论着。

“这些学生各有所长，其中还有从美国和英国回来的。抗战一旦结束，他们将是一笔特殊的财富。所以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梁光说着，随即又加重了语气，“其中有一个男学生是必须带到延安的！”

“这样说，他是那些特殊财富里的特殊财富了？难道是延安哪个首长的孩子？”队员马泉一脸好奇地问。

“交通员传达命令时没有明说。只知道，十来年前在长征途中，这孩子就和他父亲失散了……”梁光严肃地说，“救出这批学生，还有延安首长的那个孩子，是我们K组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内线已经传来消息，日本人已经亲自审讯了这些学生，还用了刑，没有一个人签字具结。如果他们再不归顺日本人，很有可能被就地处决。”

“队长，下命令吧，我们保证把这些学生救出来！”马泉撸起袖子，一副迫不及待要大干一场的样子。

“大家凑过来，听我说……”梁光把队员们聚拢起来，小声部署着营救计

划，“第一，我们要立刻联络在特侦处的内线，做到里应外合，谋划严密。这样的话，营救行动才会万无一失。第二……”

特侦处四科科长傅谦的办公桌上，两条玉石镇纸叠架成“十”字形摆放。傅谦走进办公室，慵懒地往椅子一坐，眼光扫向办公桌，脸色忽然一变。他马上起身走到门边，警惕地听了听，闷好门，快步走回来，从台灯座子下面取出一张小纸条。

原来，每当有密条进来，桌上的玉石镇纸都会叠成“十”字，平常则是平行摆放的。傅谦慌忙打开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学生越狱刻不容缓，迅速做好准备。

傅谦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揪燃打火机将纸条点燃。确定了纸条化为灰烬后，他长舒一口气，靠在椅背上，脸色阴沉。半晌，他像做了什么决定似的，把心腹狱警小吴叫到跟前，一阵耳语。

“营救学生？”小吴轻声惊呼。

“嘘……小声点！”傅谦瞪了小吴一眼，“今天下午把钥匙和晚饭一起送过去。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被人发现！”

“科长放心！哎，科长，这事如果成功了，我们就不算汉奸了吧？”小吴小心翼翼地问。

“共产党是这样说的。但愿这次能立个大功，免得以后当成汉奸给毙了……”傅谦靠在椅子上坐下，双眼微闭，好像很疲惫的样子。

小吴瞧着自己的上司，幽幽地说：“恐怕也就这一次机会了。”

监牢里，苏冠贤躺在地铺上，两眼盯小栅窗外的蓝天。朱奎在监舍的一角蹲着马步，站桩练功。马国勋脸上多了几块大大小小的淤青，显然是在审讯时被用过刑。

“你说的共产党要救学生，他不会只救你一个吧。”苏冠贤坐起来，把头斜向马国勋一边，有气无力地说。

“你这就小肚鸡肠了。狱警小吴不是把越狱计划告诉给咱们了么，还给了钥匙。放心，共产党一定会把我们全部都营救出去的！”马国勋一脸笃定。

“只要能出去，我和叶子立刻想办法去找我们出国前的导师陆焕章教授，他说过，可以把我们送去重庆一展宏图。”苏冠贤说。

“陆教授？！”马国勋等东亚学院的学生惊讶地看着苏冠贤。

苏冠贤也一脸诧异：“怎么了？你们认识陆教授？”

“我们的自然地理课的教授也叫陆焕章。”马国勋说，“你出国之前在上海

浦东大学读书?”

苏冠贤猛地点点头，原来他们所说的陆教授真的是同一个人——军统青岛站站长，他的隐藏身份真是东亚学院自然地理学教授。苏冠贤惊喜地一把抓住马国勋的衣襟：“太好了！太好了！找到陆教授就能去重庆了！”

“还是去延安吧，啊？朱奎，胥治中，还有许慕愚，咱们一起去延安？为打败日寇贡献我们的一腔热血！”马国勋一脸期待地询问所有人。

“我和叶子去重庆，那里才是有志青年施展抱负的地方。”苏冠贤摇头。

“我去云南个旧，那里有亚洲最大的锡矿，我要去那里研究如何提高矿石开采量，为国家的富强做贡献！”胥治中也表态。

朱奎一心想自己建立秘密组织刺杀汉奸，而许慕愚则下定决心和石兰回安徽老家结婚。除了张守益，没人响应马国勋的建议。马国勋失望地说：“那……好，不过，在青岛的时候我们得听从K组的指挥。日本人和汉奸肯定会在全城捕杀我们。只有在K组的保护下，我们才可能安全地离开这座城市……”

大家沉默地点点头。

次日夜里，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监狱空旷的楼道里，狱警“豁子嘴”马二来回走动，一双狡猾的小眼睛转个不停。马国勋他们紧张而神秘地期待着什么。

朱奎在不大的空间里来回踱着步：“那个吴胖子该来了吧？”

“说好是今晚。”马国勋答。

女监显然也接到了情报。叶子和石兰扶着受了刑伤的杨珍，三人坐在稻草铺就的地上。

“就这样干等着啊？”石兰有些焦躁。

杨珍虚弱地附和：“是啊，不能这样等着呀。”

“嘘……小声一点儿。”叶子轻声说，“还是等着吧，他们那边会有消息的。”

从男监栅栏门的缝隙里，可以窥到灯光昏暗的廊道。狱警马二坐在廊道里的一张小桌前不停地揉着肚子，表情痛苦，突然，他捂着肚子溜烟跑走。

“快看！”朱奎扒住栅栏，指着廊道里跑走的马二，“他跑了！”

所有人都聚拢在朱奎周围，向外观望着，张守益兴奋地说：“肯定是给他下了泻药了，小吴昨天就是这样说的！”

马国勋激动地掏出钥匙，从栅栏间伸出手绕到门外，把钥匙捅进门锁，

咔嚓声中，锁打开了！马国勋轻轻拉开监舍门，刚要放大家出去，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提醒：“万一出去的时候失散了，就到天主教堂去集合。记住，每天下午五点钟，天主教堂。直到都联络上为止。”言毕，他闪开身体，让大家逐个溜出，然后从外面照原样把牢门锁好。

与此同时，梁光率领地下党 K 组的 20 个队员已经在监狱侧门对面的小巷口隐蔽等候，众人持枪以待。

马国勋一行溜到女监，救出了叶子、石兰和杨珍，学生小队伍在马国勋带领下顺着廊道无声地前行。许慕愚走在队伍最后，经过小木桌时，不小心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眼镜掉在地上。走在他前面的石兰关切地回了一下头：“怎么了？”

“没、没事儿，眼睛看花了。”

许慕愚顾不得摸眼镜，在石兰的搀扶下小跑着跟上队伍。那副老式近视眼镜孤零零地躺在监狱廊道的地上。

狱警小吴早已等在走廊拐角处准备接应，学生队伍警惕地跟随小吴从楼内鱼贯而出，来到院子里。闪电接二连三地无声闪过，雨一直下着。

泻肚子的狱警马二擦着冷汗回到木桌边坐下，目光向四周游移，忽然定格在地上。他猝然起身，捡起那副老式近视眼镜，脸色大变，急忙跑到男监往里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又到女生监室，也是人踪俱无。“豁嘴子”跺脚惊呼，转身跑走。

巷口，梁光看了看表，焦急地盯着监狱小侧门。两个地下党行动队员已经隐在小门两边，随时准备行动。

学生们悄悄溜到一扇小侧门旁边，小吴掏出钥匙开门。马国勋左右看看，小声问小吴：“这里的看守呢？”

“傅科长放他去医院看老娘，正好安排我代他值班。”小吴说。

张守益兴奋地向天空舞了一下双手：“我说今天怎么会这么顺呢！”

朱奎突然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喷嚏声刚落，突然警笛尖啸，探照灯照向这一角。屋顶和其他楼上跑动着荷枪实弹的身影。裘主任挥着手枪：“快，快！不要跑掉一个！”

就在这一刹那，随着闪电亮起，一声巨雷炸向大地，暴雨倾盆而至。

2. 舞会

监狱院里灯火通明，特务们穿着雨衣在四面制高点和楼上奔跑着就位，枪口指向监狱大门。探照灯照着雨中二十几个青年学生，灯光映出他们紧张的脸。

楼上有人大喊：“裘主任说了，自己乖乖地回监号，否则全都得死！”

马国勋低声对朱奎说：“朱奎，你负责开门。我和小吴演一出戏，然后咱们一起跑出去，外面有地下党接应我们。”说着，马国勋一把将小吴箍在身前，大声向楼上喊话：“你们听着，不准开枪，我们手里有你们的人！可以谈判！”

小吴会意，抬起头向楼上喊着：“裘主任不要开枪，我们一起投降，千万不要开枪……”

傅谦正心神不宁地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一听到警笛声，惊恐地差点蹦起来，慌忙抓起手枪冲出屋门跑到院里。大雨哗哗浇在他的头上身上，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紧张地躲在墙的拐角处，探出半个脑袋，紧紧盯着监狱大门处的小吴，雨水混杂着汗水不停地滑过他紧绷的脸。缓缓地，他把枪口瞄准了小吴。

二楼一间办公室的窗前，一个姣好的身影隐藏在暗处，她十指紧紧抠着窗台，目光锁定监狱大门处那群动弹不得的学生。一道闪电划过，霎那间的光亮映出了她的半边脸，是夏竹敏。

双方正在僵持着，突然一声枪响，紧跟着一个炸雷，小吴胸口中弹应声倒地。与此同时，朱奎轻呼：“门开了！”张守益猛地拉开小门，学生们一窝蜂地往外冲。

霎时间，枪声像爆豆一样响起来，子弹密密麻麻射向大门处，雨声、雷声混杂着枪声和学生的惨叫声在监狱院子里回荡。拐角处的傅谦放下枪，轻舒一口气。二楼窗前的夏竹敏闭起眼睛，眉头紧蹙，脸上挂着含混不清的表情。等她再次睁开眼时，院子已经变得空空荡荡，地上只躺着死去的小吴和中弹死亡的七八个学生，地上的雨水被血液染红，在闪电中汨汨流淌。夏竹敏呆呆地看着。

埋伏在小巷口的梁光听到枪声，意识到情况有变，立刻挥舞着手枪冲着队员们大喊：“冲上去，把他们救出来！”

枪声响个不停，K组队员、特侦处特务以及闻声而来的日本巡逻队在街口混战，学生们慌张地跑着，行动迟缓的刘珍胸部中弹惨叫一声扑倒在地，宁恒业的腿和头被击中，应声倒地。幸存的七八个学生四散狂奔，眨眼不见了踪影……

次日，雨过天晴，教堂的钟声回响在岛城上空，行人往来穿梭，街头一派热闹景象。新的一天，跟往常并没有什么区别，好像从来就没有上演过雨夜枪战的惊心动魄。

黄昏时分，陆焕章乘坐一辆黄包车穿过教堂广场，在一家台球室前面停下来，面无表情地进门。十来个军统人员立即停止闲谈和玩球，严肃地聚拢过来。

陆焕章一副军人的强硬姿态，表情严肃坚毅地说：“今天召集诸位到联络点秘密会议，是要传达局本部的一道严厉训示。戴老板说，假如不把日本人制造我中华民国法币的原始雕版送到重庆，他就绝不相信我们青岛站已经将日本人的假币厂炸毁了！那几块法币雕版一定要找到，让戴老板放心，让中华民国放心！”

陆焕章掷地有声，众人全都聚精会神地瞅着他，大气不出，屏息静听。

“还有一道最新指令，要我们全力营救一批被捕的学生。沈至昌的小组一直监视着K组的行踪。说说看，现在K组和那伙学生都是个什么状况？”陆焕章把头转向沈至昌。

“K组虽然救出了他们，但那晚雷雨交加，日本人和特侦处全力阻截，学生伤亡惨重，活着的也都跑散了。”沈至昌答。

陆焕章点点头，郑重地对众人说：“戴老板指示，打败了日本人之后，政府要重建国家就不能没有人才。所以，这些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学生决不能让日本人弄走，更不能让共产党得到！”

部署完任务，陆焕章示意下属们解散，这十来个军统行动组的人员立即散开，有的打台球，有的低声闲聊，先前严肃的气氛顷刻之间消散。陆焕章向何一光使了使眼色，何一光跟随他来到一个僻静处。

“岳振声的住址我已经查到了，这是个做事颇有章法的人呐。”陆焕章低声说，“仅我到青岛来的这一年中，就至少有两件大事跟这个岳振声有关。”



提起岳振声，陆焕章表情复杂，有几分敌意，又似乎有几分欣赏。“我国国民政府的法币雕版很有可能被他藏了起来。”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何一光一脸好奇。

“他的社会身份是船舶代理公司的业务襄理，那是一家日资船舶代理行。实际身份是——是潜伏在青岛的共党。”

“啊?!”何一光恍然大悟。

“这个岳振声隐藏极深。幸亏有个代号‘车前子’的人归顺了我们，才让我得知了其中的秘密。但是车前子对更深的东西也是一无所知……”陆焕章吁了一口气，“据我推测，这个岳振声只跟延安的共党高层单线联系，总是独来独往。共党在青岛的其他潜伏组织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也不同他发生任何横向的往来。你的任务就是咬住他，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版子从岳振声手里夺回来!”

K组队员聚集在梁光家里，个个心事重重。梁光脸色阴郁，对围着他的所有队员低声怒吼：“再重申一遍，不找到这些学生，不把他们安全送到延安，我们就不配做K组成员!”

“延安已经通知另一个同志来协助我们了，说这位同志无所不能……可这在我看来，就是责备我们K组无能!所以大家都给我听好：从汪伪的枪口下救出这些青年学生，我们就是要不怕掉脑袋，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梁光又焦急又激动，脸涨得通红，“湛山、西镇、市北、四方、还有北仲和华阳几个地区，都给我过筛子一样过一遍!要布置我们的外围组织去找，发动基本群众去找!我们是百战百胜的K组，一定要抢在那位同志来之前完成任务!”

全体队员互相看看，明白了梁光的话里的含意，一起回答：“是!”

岳振声回到家里，发现地上门缝处躺着一个信封。他打开信封，里边是一张镂有许多小方格的牛皮纸和一份《青岛大新民报》。报头上的“青岛大新民报”几个字被粗重的红笔圈了起来，旁边写着“栈桥（繁体）”两个红字。岳振声迅速放好信封，回身走出门外，很快融入了熙攘的人流。

看着岳振声的身影渐渐消失，守在暗处的两个神秘人影顺着楼梯进入走廊，停在岳振声房前。他们用万能钥匙捅开房门，侧身进入屋子。

岳振声穿越马路走向对面的报摊，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抱着大包小包从旁边商店出来。小梁子和两个小伙伴在旁边玩耍，小梁子仇恨地看着这两

个日本妇女，突然恶作剧地呼喊着重跑过，将两个女人的包裹全部撞翻在地，一个女人也滚到地下。

岳振声急忙赶了过去，彬彬有礼地搀扶起倒地的日本女人，用标准的日语说道：“和子太太小心，要随时提防那些小混球儿捣乱。”

这一幕被途经此地的许幕愚尽收眼底。他看着岳振声，眼里露出鄙夷仇恨的光芒，然后快步低头离去。

岳振声走到报摊前买了一份《青岛大新民报》，打开副刊快速浏览，目光停在一个标题上——《重游栈桥》。他微微一笑，收起报纸，四下看看，向附近的一家高级宾馆走去。门童为他打开大门，岳振声径直走向卫生间。他隐藏在卫生间的一个小隔间内，打开报纸副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刚收到不久的那张镂有许多小方格的牛皮纸，覆盖在“重游栈桥”那篇文章上。小方格里马上出现几句话：命令：速与青岛地下党K组直接联系，协助K组解救一批青年学生，将其与边币雕版一起安全护送至延安。K组接头地点：永和街16号。接头暗号：问：“有胶州湾海蟹吗？”答：“有一青一黑两个。”再接：“我要两只半。”

岳振声点点头，将镂有小方格的牛皮纸撕碎扔进马桶。伴随着哗哗的冲水声，碎纸片消失不见。

一个男子站在岳振声家的窗前向外眺望，月光洒在他脸上，原来是何一光！楼下有个黄包车夫冲着楼上摘下头上的帽子，又戴上。何一光连忙对着屋内正在翻箱倒柜的黄九铭说：“他回来了！快，快走！”

岳振声上楼，脚步轻盈，行至门前正准备开锁时，忽然神情一凛。他小心地走进，一手握枪，一手戒备地掀亮电灯。屋子里很乱，柜子、桌子、沙发、床，都被人搜查过。岳振声立刻冲到窗边，撩开窗帘往楼下一看，一辆黑色小轿车刚好驶走。

小轿车奔驰在大街上，陆焕章拄着文明棍坐在汽车后座，坐在他身边的是气喘吁吁的何一光和同样呼吸急促的黄九铭。这次行动何一光他们未能得手，陆焕章有些不快。

“继续严密监视。找不到那些版子，重庆不给我们记功事小，而是万一这些版子流到了延安，他们一样可以拿去伪造我民国政府的法币，一样会对政府的经济造成破坏，那和落在日本人手里一样要命！”

何一光和黄九铭连连点头。